

闲话文人 姚秦川

沈从文交朋友

近日,读了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《沈从文文集》,有许多感触。

1931年,沈从文开始在当时的山东大学担任文学院讲师。时间不长,学校又招进来一位姓周的年轻男老师,对方刚好和沈从文分到了同一个办公室。

每天下班时间,周老师会等所有同事都走之后,认真地将办公室的卫生打扫干净,最后倒掉垃圾,关好房门后再离开;第二天早上上班时,他又早早地给大家的水壶打好热水,再将所有办公桌用抹布擦干净。其实,周老师毕业于名牌大学,满腹才华,他的本职工作是一位教授的助理,这些琐碎的事情并不是他的分内工作,也不是他的义务,但难能可贵的是,他从不抱怨,也没有出过差错,总能将所有的事情安排得井井有条。

有一天,沈从文和周老师闲聊,提起他做的那些事情时,沈从文夸赞对方勤快懂事。周老师则不好意思地表示,其实自己自从上大学住进集体宿舍后,便养成帮大家打扫卫生的习惯,这些都是举手之劳的小事,实在不值一提。说到这里,周老师停顿了一下,接着说:“虽然经常有人在背后质疑我做这些事情的动力,同时还说一些风凉话,但我并不在乎这些。我从小在农村长大,家务活做习惯了,我想,只要大家有一个干净整洁的工作环境,多劳动一些,又有什么关系呢?”一番平平淡淡的话,让沈从文对这个朴实的年轻人又平添了几分好感,他更是感觉这个年轻人是一个靠谱之人,亦是可以被信任之人。

值得一提的是,两年后,沈从文和张兆和结婚时,也特意邀请了周老师。从那以后,两人关系变得更加紧密,就算后来沈从文离开了山东大学,前往西南联大教书,亦经常和对方有书信往来。对于为何要与周老师一直交往下去,沈从文认真地表示:“对方做事靠得住,给他人以信任,所以值得交往。”

在人际交往中,所谓做事靠谱靠得住,就是“给人一种确定性和安全感”,让他人与你交往时,感觉内心平静与踏实;当你被众人贴上“靠谱”的标签时,无疑也是最受欢迎的那个人。



年轻时的沈从文先生。资料图

市井烟火 梁秋红

父亲的书房



丰子恺画作《兼母的父》。资料图

周末的晚上,我乘着蒙蒙月色,不知不觉来到了父亲家的楼下。月华如水,静静地洒在地上。虽说同在一个小城,我却是很少去的。透过窗子,我看到了父亲书房柔和的灯光,犹豫片刻,我抬腿上了楼。

父亲在书房写毛笔字,他一生挚爱写毛笔字、读古诗词,记得小时候,村里的春联大多出自父亲之手,因为我们兄妹几个毛笔字写得都不理想,父亲甚是遗憾和懊恼。父亲喜欢古诗词,尤其是那些伟人的,他能把毛泽东的《沁园春·雪》和《七律·长征》倒背如流。

父亲的书房依旧是那么整洁,各类书籍都摆放得井然有序。父亲爱洁净,打我记事起,他就一直穿白色的衬衣,即使自己洗,也总是散发着淡淡的肥皂香。父亲爱书,但绝不吝惜书,无论谁来借,只要写个借据,都是可以拿去的,虽然大多是有去无回,但父亲从来没有抱怨过。

看到我来,父亲漠漠的,自从母亲过世,我便与父亲疏远了,多年来一直就这么漠漠的。记得儿时,父亲是那么宠我,父亲的书房即是我的精神乐园,父亲在读书的时候,是不喜欢被人打扰的,我却总是偷偷地在门外走来走去,偶尔再顽皮地探一下头,父亲便会无奈而又爱怜地说:“进来吧,早看到你了。”我就会欢快地推门进去,父亲抱起我,我喜欢坐在父亲的肩膀上,在他黑发里找白发;喜欢把脸贴着父亲的脸颊,闻他牙膏的清香;喜欢听他讲聊斋的故事,蒲松龄笔下的主人公,通过父亲之口的描述,便会活灵活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。父亲的书好多啊,从古代到现代,从文学名著到企业管理。父亲一生做过多种工作,从教师到编辑,再从编辑到文秘,最后又转行搞企业。父亲喜欢读书,从来不曾因为职业而改变过,每天无论多忙,都会抽出一个小时读书。父亲的书房悬挂了一幅“静坐常思自己过,闲谈莫论他人非”的字匾,几次搬家都没有丢弃,父亲也一直是那么做的。

我站在父亲身边,不敢有一丝响动,唯恐惊扰了屋里的静谧。静静地看他不再笔挺的脊背,看他不再明亮的眼神,看他不再有力的双手。终于,父亲写完了,我扶父亲坐下,帮他掸去衣服上的一丝灰尘,父亲问:“丫头呢?”我说:“在学校呢,这周没回来。”过了一会儿,父亲又问:“丫头呢?”我的心一酸,父亲真的是老了,记忆力已开始衰退,我不

敢再待下去,我怕我会当着他的面流眼泪,便说了一句“明天要降温了,记得加衣服”,而后匆匆逃离了父亲的书房。

下楼之后,我的泪水再也忍不住,如断了线的珠子,亲情,这就是亲情吗?无论你心里有多少怨恨,都会在相聚的一刻化为云烟;无论你表面装得多么不在意,牵挂都会在心里剪不断、理还乱!

季候物语 季勇

立冬的期盼

立冬,这一节气的到来,仿佛是秋天与冬天的交替仪式。秋意仍未完全消退,而冬的脚步已轻盈踏来。在这静谧的时光里,人们不惊不扰,满怀期待地迎接冬天的到来。

在村庄里,秋天的丰收刚刚结束,人们正在进行短暂的休整,准备迎接寒冬的来临。田间地头,庄稼和果蔬都搭上了大棚或盖上了薄膜,抵御寒风。而家里的食物也需重新整理,如收上来的稻谷、大豆、玉米等,都需要晒干、装袋、归屋,为过冬做好准备。腌制的咸菜、干货等也需经受寒气的历练,才能更加美味。村民们的生活就像这些食物一样,有藏有露,井井有条。

这一天像过节一般正式。整个村庄都在准备着“冬补”,阵阵炊烟,蒸腾的热气,笑谈逗趣中,一道道为冬而备的食物,烹调而出,滋补身体,畅快满足。母亲做的热乎乎的红豆糯米粥置于桌上,喊我趁热吃,好驱寒。我不含糊,趁热边吹边喝,虽是匆忙,也不放过甜味入口。我每次喝完,并不觉有多补,只觉冬天就该喝热粥。

炖鸡汤,是真正的补。父亲一大早准备好一只最肥的母鸡,一点油都不扔,将它放在煤炉上慢慢煨。我被汤的香味喊醒,迫不及待跑过去,刚要打开锅盖,母亲说:早着呢,中午吃。馋虫少安毋躁,只待中午快到,这期间最好跑远点玩,不然惦着又吃不上特难耐。终于等到了,啃着鸡腿,喝着鸡汤,鲜美之味让我暂忘小屁孩的所有烦恼,只记得冬天来了就是好。

晚上,吃饺子是正餐。肉馅是自己做,饺子皮自己擀,纯手工制作。我在家里跑前跑后,母亲嫌烦,喊我去学包饺子。我哪有那能耐呀,不过先过个眼福。他们各包各的,蘸水添馅,挤捏放平,一会儿一个,娴熟如卖饺子的。我也尝试,胡乱放入馅,用力捏成一团,像个小包子,刚准备打开重包,母亲阻止,说:算了,这个好歹是你包的,好好做个“骄子”。我不懂其意,但母亲的话总让我心生温暖。

包好的饺子一锅一锅下,现下现吃,吃完再下。吃的时候还得蘸调料,里面放醋和碎葱,父亲说一定要吃点葱,抵御邪病。好吧,我照做,不过饺子个头大,十个足够塞满肚皮,我打着饱嗝,回味无穷,还想:美味满肚,病菌何以再入呢。

过了立冬就是冬,一年的最后一季,算作告别,也作迎接,在丰收后舒舒服坦的日子里尽享岁月静美。接下来,纵有寒天相见,但平常时光中的辛勤付出和对生活的热情和希望,足抵万般寒意。这份四季往复里,对大自然的馈还和对未来的希冀,伴我一路踏实而行。

如歌行板 朱美花

陵城印象

白云飘逸,时光倏忽。从一望无际的蔚蓝到一望无际的湛蓝,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。嗅着一股热情的海风,一行41人的作家队伍在满车的憧憬中,从浪漫的天之涯海之角出发,踏上了此次采风活动的第一站——美丽的陵水城。

车外的热燃烧着大家的激情。一路上,我们的车辆穿行在瓜果飘香的黄金海岸线上,车内的热情对应车外的艳阳。大家一路欢歌,一路笑语。此时,我们采风团的整个车厢就是目前海南最真实的写照——热情洋溢。这份美好似乎辉映了路边的棕榈,棕叶摇曳轻吻大地,蓝天像腼腆的小伙子对上如黄皮水般羞涩姑娘的眼眸,淡淡的甜香在我们即将踏上这片土地上蔓延开来。

到了陵水,就不得不说一说陵水的特色小吃陵水酸粉。

陵水酸粉是陵水独一无二的风味小吃。每次出差到陵水,我都要吃一碗,好像不吃陵水酸粉,就感觉不到自己是真的来到了陵水似的。虽名为陵水酸粉,其实它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酸。乳白色的粉晶莹剔透,烫过后透着粉香,特别是酸粉里面的配料,红色的牛肉干,炸得香韧的鱿鱼丝,红褐色的花生米,加上几条炸得酥香的沙虫,再淋上秘制的配料、酸酱汁和海南特有的黄灯笼辣椒酱,一份色香味俱全的美味小吃就大功告成了。那味道真的是令人垂涎三尺,感觉神仙来了都走不动了。

吃着顺滑酸爽的陵水酸粉,配上炸得酥香的另一道美味“灯光鱼”,暑气似乎已经离我远去。此情此景,不由让我想到了三年前我在陵水工作的一段日子。那时每天忙到工作结束后都累得心力交瘁,而能够让我放松的方式就是每天晚饭后散步到陵水河畔。沿着波光粼粼的陵河漫步,身心随着水流动,因为舒畅,全身的毛孔都打开了。

陵水原是一座古老的县城,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已经有先民繁衍生息,孕育出星星点点的城镇雏形,而陵水的先民们在这里刀耕火种,最终铸就了这一方乐园。在陵水工作两月有余,我从当初的不习惯,到慢慢地喜欢上了这座小城。无论在陵水工作还是生活的人,常常会被其不经意间的美惊艳到。从陵水河岸边一座青铜雕塑文字介绍中,我了解到,早在1927年至1931年间,陵水就成立了苏维埃政府,当地先贤大无畏的革命精神,敢为天下先的民族气魄令人钦佩。

在岛外,一说起海南,脑海中便会浮现出三亚的蓝天、白云、碧浪、银滩、椰树等等元素,而在海南岛南边的陵水,同样集中了海南这些最美的元素,这里空气质量优良,拥有着海南数一数二的海滨风光和美食资源,在这里,能让你静静地独享自己的私密时光,这就是这座城市的魅力所在。



陵水酸粉。资料图